

## 略论薛涛咏物诗的托物伸意

张洁云

**内容提要** 薛涛的咏物诗,托物伸意,格调高雅,反映出诗人高洁的品格和志向;表现了诗人热爱生活,热爱大自然,向往纯真爱情的丰富感情。

**关键词** 薛涛 咏物诗 托物伸意

薛涛是唐代《诗人主客图》中唯一升堂入室的女诗人,历代对她的诗评价较高。南宋晁公武赞涛“工为诗”<sup>[1]</sup>。明末胡震亨誉涛“工绝句”<sup>[2]</sup>。今人郑振铎先生亦言涛“辨慧工诗”,“其诗轻倩而艳丽,时有佳句”<sup>[3]</sup>。与薛涛同时的诗人王建、元稹等,对她的诗才更是大加揄扬。可见,在群星璀灿的唐代诗坛上,薛涛的诗是独具光彩的。她一生著有《锦江集》五卷,惜早已失传。今人张蓬舟先生所撰《薛涛诗笺》,共收薛涛诗九十一首,是目前最完备的辑本。就现存的薛涛诗看,大致可分为咏物和酬答两大类。本文拟就其咏物诗作些粗略的探讨,以求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诗品和人品。

我国的咏物诗早在原始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时就出现了。如歌颂劳动工具的“断竹续竹;飞土逐肉。”《诗经》中的咏物大都是作为“比兴”来运用的,如脍炙人口的《鸛鸣》、《硕鼠》、《卷耳》、《采芣苢》等。虽然它们还不是纯粹的咏物诗,但已具备咏物诗的基本特征,在尽物之态、穷物之情方面,为后来的咏物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两汉时,纯粹的咏物诗寥寥可数;魏晋时,情况有所好转;直到南朝,文坛上才真正兴起咏物之风。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所说:“自近代以来,文贵形似。窥情风景之上,钻貌草木之中。吟咏所发,志惟深远;体物为妙,功在密附。故巧言切状,如印之印泥,不加雕削,而曲写毫芥。故能瞻言而见貌,印(即)字而知时也。”

唐代咏物诗,吸取了自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来的良好营养,在咏物的题材、构思、描摹、炼意等方面都远胜前代。初唐时,出色的咏物诗尚属凤毛麟角,及至盛唐和盛唐以后,咏物诗高手则层出不穷。他们把咏物诗的技巧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,使咏物诗在姹紫嫣红、争奇斗艳的唐代诗苑中,俊秀挺拔,独具风姿。作为唐代女诗人皎皎者的薛涛,便是中唐时的咏物高手之一,其咏物诗可令词客停笔,与须眉比肩,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,香远益清,经久不衰。

唐代的咏物诗,一般可分两类:一类是直写物象,另一类是寄托情志。直写物象的,唐人有时称为“赋得”,这种赋物诗大多没有明显的寄托意义,但它并不象六朝咏物诗那样仅仅对物象作客观甚至无聊的摹写,而是带着作者高雅的审美情趣,给人以美的感受。寄托情志类的咏物诗,往往托物言志,借物抒情,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,有的还表现了鲜明的社会风尚和时代色彩。薛涛的咏物诗两类兼有,而且题材也较为广泛。她或咏花柳,唱莲舟,咏物以见情趣;或赋早菊,赏劲竹,题秋泉,叹孤蝉,寄托自己复杂的感情体味,表达自己高洁的品格和志向,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

象。

我国最古老的典籍《尚书》提出了“诗言志”，晋代陆机的《文赋》提出了“诗缘情”，它们经过历代积极漫长的扬弃过程，积淀为重要的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。咏物诗与“诗言志”、“诗缘情”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元代诗论家杨载说：“咏物之诗，要托物以伸意。”一个“托物”，一个“伸意”，二者必须达到深层意蕴上的契合，才能使它们在审美意义上实现高度的统一。《文心雕龙》认为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物感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“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”“是以诗人感物，联类不穷；流联万象之际，沉吟视听之区。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宛转；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”这就是说，人的情志因物象之动而产生，又借物象而显现；诗人抒情写物，想象联想，都要随具体感性形象的变化而变化，最后达到情志与物象妙合交融的境界。这种交融，不是二者的简单结合，而是带着诗人强烈的、独特的感情色彩，处处显示出情感的活力。薛涛的咏物诗，便真正做到了物象与情志、托物与伸意的完美结合。那么，它们究竟“伸”了什么“意”，即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和志向呢？细究起来，我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。

### 一、热爱大自然，热爱生活

花是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，一向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女诗人薛涛更是爱花成癖，而且善于种植花木。王建的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琵琶花里闭门居”（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），元稹的“别后相思隔烟衣，菖蒲花发五云高”（《寄赠薛涛》），以及她自己“扰弱新蒲叶又齐，春深花发塞前溪”（《赠远》）的诗句，都是明证。诗人如此喜爱花木，自然写下许多吟咏花木的诗篇。这些诗篇，表现了她热爱大自然、热爱生活的浓烈情感，使人获得美的享受。在诗人的笔下，有“色比丹霞朝日”的八十一颗，“衣裳色泽总薰薰”的朱槿花；还有“绛实丰肌”的荔枝，“砌下惟翻艳艳丛”的金灯花；更有驰名遐迩的西川海棠花。西川海棠大约兴于中唐，盛于晚唐五代和南北宋时期。南宋诗人范成大曾作词赞曰：“碧鸡坊里花如幄，燕王宫下花成谷。不须悔唱关山曲，只为海棠，也合来西蜀。”（《醉落魄》）陆游更是放声高唱：“蜀地名花擅古今，一枝气可压千林。”（《海棠》）“池台扫除凡木尽，天地眩转花光红。”（《张园海棠》）在离蜀后的众多“思蜀”诗中，对海棠仍梦绕魂牵，直到去世的前一年（八十四岁高龄），还写了《海棠歌》，后四句说：“风雨春残杜鹃哭，夜夜寒衾还梦蜀。何从乞得不死方，更看千年未为足。”真可谓动人心魄！近年来有学者考证：薛涛不仅是现存唐人诗中第一个咏西川海棠的人，而且还可能是此花在成都落户时的第一个种植者。若此说成立，这便是薛涛对后世的又一贡献。下面请看她的两首咏西川海棠的诗：

吴均蕙圃移嘉木，正及东溪春雨时。日照莺啼何所为，浅深红腻压繁枝。（《棠梨花和李太尉》）

春教风景驻仙霞，水面鱼身总带花。人世不思灵卉异，竟将红腻染轻沙。（《海棠溪》）

第一首的棠梨花即海棠花。诗的前两句写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移花赠薛涛时，正逢春雨初降的季节。吴均，梁朝吴兴人。蕙圃，指花园，吴均有“安得昆仑山，偃蹇三珠树”（《采药大布山》）的诗句，王嘉《拾遗记》云：“昆仑山九层，山形渐小狭，下有芝田蕙圃。”涛诗首句用吴均故事，意为此花出自江浙。何光远《鉴诫录》记载：“涛每承连帅宠念，或相唱和，出入车马，诗达四方，名驰上国。应銜命使者每至蜀，求见涛者甚众。”李德裕于大和四年（公元830年）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移“嘉木”海棠赠与薛涛，应当是很自然的事。诗的后两句以问答的形式，描绘了海棠花盛开时的情景：为何黄莺儿在傍晚时叫得特别欢畅呢？啊，原来是千朵万朵红艳艳的花儿压弯了枝头。“浅深红腻”十分形象地道出了海棠花丰富的颜色和质地。在此，诗人浓笔重彩，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妙的

莺啼海棠图。第二首是写海棠栽种成片,花满东溪的情景。你看,弯弯的溪水,缓缓地流淌,溪畔海棠盛开,花色似彩霞;水面泛红波,游鱼戏落花,多么醉人的东溪春景啊!全诗构思奇妙,“鲜明的灼”<sup>[4]</sup>。用“灵卉”、“红纈”比喻海棠花朵,形神毕肖,“艳秀绝伦”<sup>[5]</sup>,足见诗人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力。

附近的沼、采莲的船,也是诗人吟咏的对象:

水荇斜牵绿藻浮,柳丝和叶卧清流。何时得向溪头赏,旋摘菱花旋泛舟。

长满菱角和荇菜的池塘上,飘浮着绿萍,细长的柳丝柳叶低低地垂在水面,随着清清的流水飘动,多么幽静恬适的田园风光啊!一个“卧”字,将柳枝柳叶飘浮水面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,情趣盎然,较之南朝萧绎“长条垂拂地”和贺知章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咏柳诗句,似显得更妙。难怪明人钟惺评曰:“和叶卧,入想迥异,盖细心明眼,观物自有妙会,决非肤意肤语,足攫其胸次也。”<sup>[6]</sup>后两句写诗人面对池塘,见柳丝柳叶闲卧清流,便生发了泛舟采菱之想,文心从柳丝牵出,甚细甚幽,表现了作者体物入微的细腻风格。

风前一叶压荷蕖,解报新秋又得鱼。兔走鸟驰人语静,满溪红袂棹歌初。(《采莲舟》)

这是写莲舟夜归的情景。初秋的傍晚,微风吹拂,荷渠飘摇,鸟兔归窝,人语不喧,四周一片寂然。这时,前方一叶莲舟,满载莲藕,分开荷叶,沿溪而来,采莲女鲜红的衣裳在月光和波光中闪动。再仔细谛听,那悠扬的歌声伴着轻轻的棹声,远远地飘过来了。好一首“莲舟唱晚”曲!好一个“鸟鸣山更幽”的艺术境界!意境的审美价值,在于它是诗人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热情创造出来的完整的艺术世界。这个世界充满着生命的光泽和活力,它诉诸读者的情感,对读者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,使读者的身心在不知不觉中与之融化在一起了。

## 二、表达高洁的品格和志向

唐朝时,乐伎中善诗者不乏其人,但大都继承六朝绮靡诗风,格调也极其庸俗低下。而薛涛之诗,襟怀广阔,格调高雅,清词丽句,超凡脱俗,故能在晚唐张为的《诗人主客图》中列为“清奇雅正”类。《酬人雨后玩竹》便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

南天春雨时,哪鉴雪霜姿。众类亦云茂,虚心宁自持。多留晋贤醉,早伴舜妃悲。晚岁君能赏,苍苍劲节奇。

这是一首以竹自喻、向友明志的咏物佳作,在历代的咏竹篇中堪称上乘。竹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,是历代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。唐代诗人有许多咏竹佳篇,有的取其岁寒独青(陈子昂、岑参)、青阴待我(刘长卿);有的取其虚心高节(张九龄、刘兼)、凌云生长(杜甫、李商隐);还有的取其坚贞有节(元稹)、贵重无价(李商隐)。他们往往在体物中抒情言志,巧妙地寄托自己的情怀。薛涛的这首咏竹诗,着重描绘了竹子笑傲霜雪、虚心劲节的丰姿,从而寄托自己不同凡俗的情志和纯洁清高的品格。诗的前半部分同于古体格调,其体式常见于初、盛唐之际的诗人笔下。颈联“多留晋贤醉,早伴舜妃悲”,化用了历史上“二妃泣竹”和“竹林七贤”的典故,写竹与高雅之士和忠贞之人相交相伴,暗寓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品格。“晚岁君能赏,苍苍劲节奇”二句,向友明志,信誓旦旦,此处以竹节的坚韧比喻自己贤贞的节操(作者《十离诗》之《竹离亭》中也有“常将劲节负秋霜”的诗句)。一个“奇”字,份量很重,联系身世来看,这是以老竹自况。薛涛虽然不幸沦入乐籍,但并非以色相事人,而是以才自拔,以诗受知(这事实,在《全唐诗小传》、《唐才子传》里均有记述),数年后即脱离乐籍,隐居浣花溪。后又出入幕府,历事十一镇。晚岁迁居碧鸡坊,创吟诗楼偃息其上,直至溘然长逝。纵观她的一生,直可谓奇特不凡,乐伎使她名节不彰,诗人使她文坛驰名,而入

幕府,又充分体现了她在协理文牍、咨询政事上的社会价值。因此,这“奇”字,用在她身上是当之无愧的。中国传统文化提倡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,它是“彼是彼因”的交感和谐。这种交感和谐,正如我国哲学家方东美所说的“非但不敌对,非但不冲突,反倒处处显出和谐的理趣。”<sup>[7]</sup>咏物诗就诞生在这样一个融洽和谐的文化母体之中,它往往将物拟人化,或将人拟物化,物中见人,人中见物,物与人完全融化为一体了。在薛涛这首咏竹诗中,诗人与竹已融合为一,竹已成为诗人品格的化身,成为诗人形象的真实写照。清末陈矩重辑《洪度集》成书,置《酬人雨后玩竹》于卷首,称此诗“何啻涛自留照”,便是十分准确的评价。

再如《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》:

西陆行终令,东篱始再阳。绿英初濯露,金蕊半含霜。自有兼材用,哪同众草芳。献酬樽俎外,宁有惧豺狼。

菊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卉,早在战国时期,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在他的《离骚》中写道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以饮食芳洁比喻人格的高尚;三国时的钟会在《菊花赋》里,赞美菊花“早植晚登”、“冒霜吐颖”,有君子的道德和品质;东晋的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名句,更令人叹为观止。在此后的咏菊诗中,菊花总是以孤芳傲俗的面目出现,薛涛选择菊花作为歌咏的对象,是别有一番深意的。诗的前四句描写秋天的早菊傲立风霜,迎风怒放的英姿。首联用司马彪《续汉书》“日行西陆谓之秋”和陶渊明《饮酒二十五》之五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诗,自然而高雅。后四句赞扬了菊花的价值和用途,赏菊之外,另有含意,即赞扬川主王播驭边有力,治蜀有方,同时也借以表达自己孤芳清高的情怀。菊花不同于众花草,它除了供人们观赏外,还可供药用、食用、油料用、染料用及除虫用,献酬人类,不惧豺狼,可谓品质高尚。薛涛身为乐伎,却不同于一般歌妓,她以诗闻名,以才会友,不惧权贵,与屈辱和命运抗争,更是品格不凡。

### 三、向往纯真的爱情

渴望诚挚的爱情与温馨甜蜜的家庭生活,是任何一个女性的正常心理,对于感情世界丰富细腻的女诗人薛涛,就更是如此。她虽沦入乐籍,失却了为人妻母的权利,但这无情的现实并未使她爱的愿望熄灭,在她现存的诗作中,多处留下自己情感的痕迹。《赠远》二首以及《送郑眉州》等赠答诗,透露出她曾与某人有过感情上的纠葛;《池上双凫》、《咏八十题》、《鸳鸯单》等咏物诗,则寄托了她对纯真爱情的热烈向往。如《池上双凫》:

双栖绿池上,朝去暮飞还。更忆将雏日,同心莲叶间。

自然界中一切成双成对的美好事物,总能触动诗人敏感的神经,给她带来无边的遐想。诗人看到双宿双飞、早晚相从的凫,心中便充满羡慕之情;在孵化小凫之际,双凫挚爱同心、情意缠绵的情景,更使她心驰神往。《李笠翁曲话》说:“以乐景写哀,以哀景写乐,一倍增其哀乐。”细读此诗,颇有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之意,人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独立池边,凝望双凫的孤苦眼神。

在《咏八十一颗》中,诗人描绘了植物八十一颗艳如朝霞红日、圆如耳珠的外部特征,更写出了开放时“九九(久久)知数”与“双双颀颀”的动态美,诗句中隐含着诗人对八十一颗“九九(久久)”与“双双”无比羡慕与神往的心情。

有时,这种心情甚至发展到嫉恨。如《鸳鸯草》云:

绿英满香砌,两两鸳鸯小。但娱春日长,不管秋风早。

《益部方物略记》云:“鸳鸯草,春叶晚生,其稚花在叶中两两相向,如飞鸟对翔。”正是这成双成对的形状,触发了诗人的情思。她数落责备它们“但娱春日长,不管秋风早”,表面上是说:“你们

整日娱乐于春光之中,尽情享受春日的良好,全不想秋天会很快来临。实际意谓:你们倒双双对对在春日中娱乐,全不想我孤苦伶仃,独自飘零。正如钟惺在《名媛诗归》所评:“把鸳鸯草如此狠狠责之,负怨不堪。”为什么要如此呢?因为自己“孤鸾一世,无福学鸳鸯”<sup>[8]</sup>。鸳鸯草本是无情之物,诗人在此移情入物,把物拟人化,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怅惘。作为女人,她本该得到常人应得的一切,但作为乐伎,她却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东西。透过这些诗句,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她内心深处的叹息声。

这类咏物诗,更多地是表现了对爱情求而不得的幽怨伤感之情。如《柳絮咏》:

二月杨花轻复微,春风摇荡惹人衣。他家本是无情物,一向南飞又北飞。

杨肇祉在《唐诗艳逸品》中评此诗“是自况语”。二月的柳絮,随风飘荡,南北无定,正是诗人生平遭遇的真实写照,它和敦煌曲子词《望江楼》“莫攀我,攀我太心偏。我是曲江临池柳,这人折了那人攀,恩爱一时间”,表达的是同一种凄楚哀婉的情调。清朝诗人舒位有一首咏歌妓痛苦生活的《杨花诗》,诗的后四句说:“较量妾命谁当薄,吹落邻家尔许轻。我住天涯最飘荡,看渠如此不胜情。”和薛涛的《柳絮咏》异曲同工,它们都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最低层妇女的共同命运,激起人们对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憎恨,对深受其害的妇女的深深同情。又如《月》:

魄依钩样小,扇逐汉机团。细影将圆质,人间几处看。

诗的前两句咏物,用帘钩和团扇比喻弯月和满月,“扇逐”句化用班婕妤《怨诗》:“新裁齐纨素,鲜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。”后两句见物生情,借物寓意。结句“人间几处看”为反诘句,意谓:从月初到月末,从月缺到月圆,人世间有几处夫妻能共同观赏的呢?这种反诘语气和吐而未尽的话语,可引发读者的想象,去体会诗人压抑在心中的幽怨之情,从而收到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美学鉴赏效果。故《名媛诗归》评曰:“细语幽响,故故向人,而含吐不欲自尽。”全诗咏月不见月,而用“魄”、“细影”、“圆质”取代。“依”和“逐”的运用,更是深得诗眼之妙。

这种幽怨伤感之情,在薛涛咏物的诗中随处可见。如“露滴音清远”的蝉,“声声似相接”,却“各在一枝栖”;志向高远的薛涛,作为乐伎,不得不与达官贵人周旋,同文人骚客唱和,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,风风光光,但到最后,留下的仍是无限的孤凄和寂寞。还有“林梢明淅沥,松径夜凄清”的风,“幽声遥泻十丝弦”的秋泉(《唐诗快》评曰:“自是愁人心中有秋泉耳”)等,无一不是这种情感的表现。

通观薛涛的咏物诗,我们可以发现,作为乐伎,她的命运是不幸的;作为诗人,她的襟怀与才情却是同代女诗人之冠。她的诗没有脂粉气,更没有一般歌妓的奉承取媚,打情骂俏,而是雅正无邪,清新脱俗。正如明末胡震亨评的“无雌声”<sup>[9]</sup>,章学诚评的“雅而有则,真而不移”<sup>[10]</sup>,因而才能“流传千载,得耀简编”<sup>[11]</sup>,激起后人对她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赞赏,对她“芙蓉空老蜀江花”(《酬杜舍人》)悲剧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惋惜。

## 注释

[1]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。

[2][9]《唐音癸签》卷八。

[3]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。

[4][6]钟惺《明媛诗归》卷十三。

[5]黄周星《唐诗快》卷十二。

[7]《中国人生哲学概要》。

[8]樊增祥《满庭芳》。

[10][11]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内篇》。